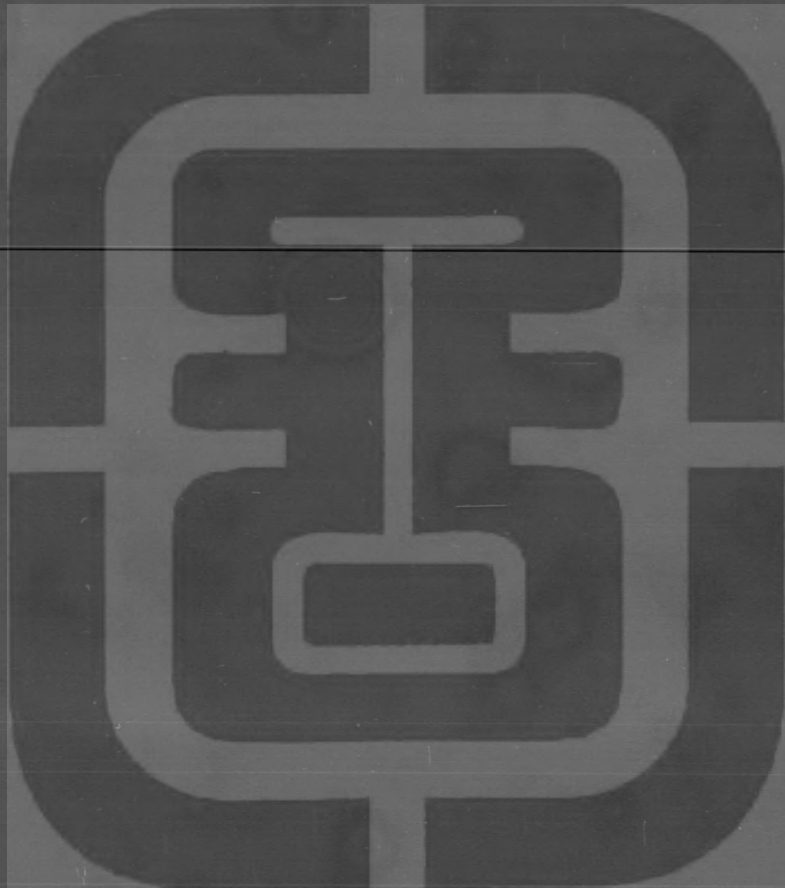


晉書



列傳第十七

晉書四十七

御撰

傳玄

子咸

咸從父弟祗

傳玄字休奔北地涇陽人也相燮漢漢陽太守父韓
魏扶風太守玄少孤貧博學善屬文解鍾律性剛勁
亮直不能容人之短郡上計吏再舉孝廉大尉辟皆
不就州舉秀才除郎中與東海繆施俱以時譽選入
著作撰集魏書後叅安東衛軍軍事轉溫令再遷弘
農太守領典農校尉所居稱職數上書陳便宜多所
匡正五等建封鶉觚男武帝為晉王以玄為散騎常
侍及受禪進爵為子加駙馬都尉帝初即位廣納直

言開不諱之路玄及散騎常侍皇甫陶共掌諫職玄
上疏曰臣聞先王之臨天下也明其大教長其義節
道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上下相奉人懷義心亡秦
蕩滅先王之制以法術相御而義心亡矣近者魏武
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遠而天下賤守節
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
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陛下聖德龍興受
禪弘堯舜之化開正直之路躰夏禹之至儉綜殷周
之典文臣詠歎而已將又奚言惟未舉清遠有禮之
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

詔報曰舉清遠有禮之臣者此充今之要也乃使玄
草詔進之玄復上疏曰臣聞舜舉五臣無為而化用
人得其要也天下群司猥多不可不審得其人也不
得其人一日則損不貲况積日乎典謨曰無曠庶官
言職之不可以廢也諸有疾病滿百日不差宜令去
職優其禮秩而寵存之既差而後更用臣不廢職於
朝國無曠官之累此王政之急也臣聞先王分士農
工商以經國制事各一其業而殊其務自士已上子
弟為之立太學以教之選明師以訓之各隨其才優
劣而授用之農以豐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賈以通其

貨故雖天下之大兆庶之衆無有一人游手分數之法周備如此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脩經藝而務交遊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祿農工之業多廢或逐淫利而離其事徒繫名於太學然不聞先王之風今聖明之政資始而漢魏之失未改散官衆而學校未設游手多。親農者少工器不盡其宜臣以為亟定其制通計而天下若干人為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為農三年足有一年之儲若干人為工足其器用若干人為商賈足以通貨而已尊儒尚學貴農賤商此皆事業之要務也前皇甫陶上事故令賜拜散

官皆課使親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禹稷躬稼祚流後世是以明堂月令著帝籍之制伊尹古之名臣耕於有莘晏嬰齊之大夫避莊公之難亦耕於海濱昔有聖帝明王賢佐俊士皆當從事於農矣王人賜官冗散無事者不督使學則當使耕無緣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之官既衆而拜賜不在職者又多加以服役為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南面食祿者叅倍於前使冗散之官農而收其租稅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以無乏矣夫家足食為子則孝為父則慈為兄則友為弟則悌天下足食則仁義之教可不令而

行也為政之要計人而置官分人而授事士農工商
之分不可斯湏廢也若未能精其防制計天下文武
之官足為副貳者使學其餘皆歸之於農若百工商
賈有長者亦皆歸之於農務農若此何有不贍乎虞
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為九年之後乃有
遷叙也故居官久則念立慎終之化居不見久則競
為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周黜陟陶之所
上義合古制夫儒學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貴其業
重其選猶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為急臣懼日有陵
遲而不覺也仲尼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然則尊

其道者非惟尊其書而已尊其人之謂也貴其業者
不妄教非其人也重其選者不妄用非其人也若此
而學校之綱舉矣書奏帝下詔曰二常侍懇懇於所
論可謂乃心欲佐益時事者也而主者率以常制裁
之豈得不使發憤即二常侍所論或舉其大教而未
備其條目亦可便令作之然後主者八坐廣共研精
凡闕言於人主人臣之所至難而人主若不能虛心
聽納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至使杜口結舌每念
於此未嘗不歎息也故前詔敢有直言弗有所踞庶
幾得以發懷補過獲保高位苟言有偏善情在忠益

雖文辭有謬誤言語有失得皆當曠然恕之古人猶不拒誹謗况皆善意在可採錄乎近者孔龜綦母蘇皆按以輕慢之罪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區區之朝無諱言之忌也俄遷侍中初玄進皇甫陶及入而抵玄以事與陶爭言誼譁為有司所奏二人竟坐免官泰始四年以為御史中丞時頗有水旱之火玄復上疏曰臣聞聖帝明王受命天時未必無災是以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惟能濟之以人事耳故洪水滔天而免沉溺野無生草而不困匱伏惟陛下聖德欽明時小水旱人未大饑下祇畏之詔求極意之言同禹湯之罪已侔周文之夕惕臣伏懼喜上便宜五事其一曰耕夫務多種而耕曠不熟徒喪功力而無收又舊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與官中分施行來久衆心安之今一朝減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無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懽樂臣愚以為宜佃兵持官牛者與四分持私牛與官中分則天下兵作懽然悅樂愛惜成穀無有損棄之憂其二曰以二千石雖奉務農之詔猶不勤心以盡地利昔漢氏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臣愚以為宜申漢氏舊典

以警戒天下郡縣皆以死刑督之其三曰以魏初未留意於水事先帝統百揆分河堤為四部并水凡五謁者以水功至大與農事並興非一人所周故也今謁者一人之力行天下諸水無時得徧伏見河堤謁者車誼不知水勢轉為他職更選知水者代之可分為五部使各精其方宜其四曰古以步百為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一畝所覺過倍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脩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自頃以來日增田頃畝之課而田兵益甚功不能脩理至畝數斛已還或不足以償種非與曩時

異天地橫遇災害也其病正在於務多頃畝而功不脩耳竊見河堤謁者石恢甚精練水事及田事知其利害乞中書召恢委曲問其得失必有所補益其五曰臣以為胡夷獸心不與華同鮮卑最甚本鄧艾苟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卑數萬散居人間此必為害之勢也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於西方今烈往諸胡雖已無惡必且消弭然獸心難保不必其可久安也若後有動釁烈計能制之惟恐胡虜適困於討擊便能東入安定西赴武威外名為降可動復動此二郡非烈所制則惡胡東西有窟穴浮游之地

故復為患無以禁之也宜更置一郡於高平川因安
定西州都尉募樂徙民重其復除以充之以通北道
漸以實邊詳議此二郡及新置郡皆使并屬秦州令
烈得專御邊之宜詔曰得所陳便宜言農事得失及
水官興廢又安邊御胡政事寬猛之宜申省周備一
二具之此誠為國大本當今急務也如所論皆善深
知乃心廣思諸宜動靜以聞也五年遷太僕時比年
不登羌胡擾邊詔公卿會議玄應對所問陳事切直
雖不盡施行而常見優容轉司隸校尉獻皇后崩於
弘訓宮設喪位舊制司隸於端門外坐在諸卿上絕
席其入殿按本品秩在諸卿下以次坐不絕席而謁
者以弘訓宮為殿內制玄位在卿下玄恚怒厲聲色
而責謁者謁者妄稱尚書所處玄對百僚而罵尚書
以下御史中丞庾純奏玄不敬玄又自表不以實坐
免官然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
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持旦於是貴游懼
伏臺閣生風尋卒於家時年六十二謚曰剛玄少時
避難於河內專心誦學後雖顯貴而著述不廢撰論
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為區例名為傳
子為內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

言并文集百餘卷行於世玄初作內篇成子咸以示
司空王沉沉與玄書曰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
綸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塞楊墨之流遁齊孫孟於往
代每開卷未嘗不歎息也不見賈生自以過之乃今
不及信矣其後追封清泉侯子咸嗣

咸字長虞劉簡有大節風格峻整識性明悟疾惡如
仇推賢樂善常慕季文子仲山甫之志好屬文論雖
綺麗不足而言成規鑒穎川庾純常歎曰長虞之文
近乎詩人之作矣咸寧初襲父爵拜太子洗馬累遷
尚書右丞出為吳州刺史繼母杜氏不肯隨咸之官

自表解職三旬之間遷司徒左長史時帝留心政事
詔訪朝臣政之損益咸上言曰陛下處至尊之位而
脩布衣之事親覽萬機勞心日具在昔帝王躬自菲
薄以利天下未有踰陛下也然泰始開元以暨于今
十有五年矣而軍國未豐百姓不贍一歲不登便有
菜色者誠由宮衆事殷復除猥濫蠶食者多而親農
者少也臣以頑疎謬忝近職每見聖詔以百姓饑饉
為慮無能云補伏用慙慙敢不自竭以對天問舊都
督有四今并監軍乃盈於十夏禹敷土分為九州今
之刺史幾向一倍戶口比漢十分之一而置郡縣更

多空校牙門無益宿衛而虛立軍府動有百數五等諸侯復坐置官屬諸所寵給皆生於百姓一夫不農有受其飢今之不農不可勝計縱使五稼普收僅足相接暫有災患便不繼贍以為當今之急先并官省事靜事息役上下用心惟農是務也咸在位多所執正豫州大中正夏侯俊上言魯國小中正司空司馬孔毓四移病所不能接賓求以尚書郎曹馥代毓旬日復上毓為中正司徒二却俊故據正咸以俊與奪惟意乃奏免俊大中正司徒和舒俊之姻屬屢却部署咸據正甚苦舒終不從咸遂獨上舒奏咸激訕不

直詔轉咸為車騎司馬咸以世俗奢侈又上書曰臣以為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梁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之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昔毛玠為吏部尚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今使諸部用心各

如毛玠風俗之移在不難矣又議移縣獄於郡及二社應立朝廷從之遷尚書左丞惠帝即位揚駿輔政咸言於駿曰事與世變禮隨時宜諒闇之不行尚矣由世道彌薄權不可假故雖斬焉在疚而躬覽萬機也逮至漢文以天下體大服重難久遂制既葬而除世祖武皇帝雖大孝烝烝亦從時釋服制心喪三年至於萬機之事則有不遑今聖上欲委政於公諒闇自居此雖謙尚之心而天下未以爲善天下未以爲善者以億兆顛顛戴仰宸極聽於冢宰懼天光有蔽人心既已若此而明公處之固未爲易也竊謂山陵

之事旣畢明公當思隆替之宜周公聖人猶不免謗以此推之周公之任旣未易而處况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得意忘言言未易盡苟明公有以察其愷款言豈在多時司隸苟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聽之而未下愷乃造駿咸因奏曰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同堂亡隕方在信宿聖恩矜憫聽使臨喪詔未下而使以行造急諂媚之敬無友于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教帝以駿管朝政有詔不問駿甚憚之咸復與駿箋諷切之駿意稍折漸以不平由是欲出為京兆弘農太守駿甥李斌說駿不宜斥出正人乃止駿弟濟素

與咸善與咸書曰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觀每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復為快耳左丞摠司天臺維正八坐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未易居之任益不易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咸答曰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為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為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為聲故致忿耳安有慳慳為忠益而當見疾乎居無何駿誅咸轉為太子中庶子遷御史中丞時太宰汝南王

王亮輔政咸致書曰咸以為太甲成王年在蒙幼故有伊周之事聖人且猶不免疑况臣既不聖王非孺子而可以行伊周之事乎上在諒闇聽於冢宰而楊駿無狀便作伊周自為居天下之安所以至死其罪既不可勝亦是殿下所具駿之見討發自天聰孟觀李肇與知密旨耳至於論功當歸美於上觀等已數千戶縣侯聖上以駿死莫不欣悅故論功寧厚以叙其歡心此群下所宜以實裁量而遂扇動東安封王孟李郡公餘侯伯子男既妄有加復又三等超遷此之熏赫震動天地自古以來封賞未有若此者也無

功而厚賞莫不樂國有禍禍起當復有大功也人而樂禍其可極乎作此者皆由東安公謂殿下至止當有以正之正之以道衆亦何所怒乎衆之所怒在於不平耳而今皆更倍論莫不失望咸之愚冗不惟失望而已竊以為憂又討駿之時殿下在外實所不綜今欲委重故令殿下論功論功之事實未易可處莫若坐觀得失有居正之事宜也咸復以亮輔政專權又諫曰楊駿有震主之威委任親戚此天下所以誼譁今之處重宜反此失謂宜靜默願神有大得失乃維持之自非大事一皆抑遣比四造詣及經過尊門

冠蓋車馬填塞街衢此之翕習旣宜弭息又夏侯長容奉使爲先帝請命祈禱無感先帝崩背宜自咎責而自求請命之勞而公以爲少府私竊之論云長容則公之姻故至於此一犬吠形羣犬吠聲懼於羣吠遂至巨聽也咸之爲人不能回從而後言嘗觸楊駿幾爲身禍況於殿下而當有惜徃從駕殿下見語卿不識韓非逆鱗之言耶而郗摩天子逆鱗自知所陳誠頡頏觸猛獸之鬚耳所以敢言庶殿下當識其不勝區區前摩天子逆鱗欲以盡忠今觸猛獸之鬚非欲爲惡必將以此見恕亮不納長容者夏侯駿也

會景寅詔羣僚舉郡縣之職以補內官咸復上書曰
臣咸以爲夫興化之要在於宮人才非一流職有不
同譬諸林木洪纖枉直各有攸施故明揚逮于仄陋
疇咨無拘內外之任內外之任出處隨宜中間選用惟
內是隆外舉旣頽復多節目競內薄外遂成風俗此
弊誠宜亟革之當內外通塞無所偏耳旣使通塞無偏若
選用不平有以深責責之苟深無憂不平也且膠柱不
可以調瑟况乎官人而可以限乎伏思所限者以防選
用不能出人不能出人當隨事而制無須限法法之
有限其於致遠無乃泥乎或謂不制其法以何爲責

臣聞刑懲小人義責君子君子之責在心不在限也
正始中任何晏以選舉內外之衆職各得其才粲然
之美於斯可觀如此非徒御之以限法之所致乃委
任之由也委任之懼甚於限法是法之失非已之尤
尤不在已責之無懼所謂齊之以刑人免而無耻者
也苟委任之一則慮罪之及二則懼致怨謗已快則
朝野稱詠不善則衆惡是歸此之戰戰孰與倚限法
以苟免乎咸再為本郡中正遭繼母憂去官頃之起
以議郎長兼司隸校尉咸前後固辭不聽勅使者就
拜咸復送還印綬公車不通催使攝職咸以身無兄

弟喪祭無主重自陳乞乃使於官舍設靈坐咸又上表曰臣既駑弱不勝重任加在京疚假息日闕陛下過意授非所堪披露丹款歸窮上聞謬詔既往終然無改臣雖不能滅身以全禮教義無覲然虛忝隆寵前受嚴詔視事之日私心自誓墮越為報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切勅都官以此為先而經彌日月未有所得斯由陛下有以獎厲慮於愚贛將必死繫故自掩揜以避其鋒耳在職有日既無赫然之舉又不應弦垂翅人誰復憚故光祿大夫劉毅為司隸聲震內外遠近清肅非徒毅有三臣匪躬之節亦由所奏見

後威風得伸也詔曰但當思必應繩中理威風自伸何獨劉毅時朝廷寬弛豪右放恣交私請託朝野溷淆咸奏免河南尹澹左將軍倩廷尉高光兼河南尹何攀等京都肅然貴戚慚伏咸以聖人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是以唐虞三載考績九年黜陟其在周禮三年大比孔子亦云三年有成而中間以來長吏到官未幾便遷百姓困於無定吏卒疲於送迎時僕射王戎兼吏部咸奏戎備位台輔兼掌選舉不能謐靜風俗以凝庶績至今人心傾動開張浮競中郎李重李義不相臣正請免戎等官詔曰政道之本誠宜久於

其職咸奏是也戎職在論道吾所崇委其解禁止御史中丞解結以咸劾戎為違典制越局侵官于非其分奏免咸官詔亦不許咸上事以為按令御史中丞督司百僚皇太子以下其在行馬內有違法憲者彈糾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之如今之文行馬之內有違法憲謂禁防之事耳宮內禁防外司不得而行故專施中丞今道路橋梁不脩闕訟屠沽不絕如此之比中丞推責州坐即今所謂行馬內語施於禁防既云中丞督司百僚矣何復說行馬之內乎既云百僚而不得復說行馬之內者內外衆官謂

之百僚則通內外矣司隸所以不復說行馬內外者禁防之事已於中丞說之故也中丞司隸俱糾皇太子以下則共對司內外矣不為中丞專司內百僚司隸專司外百僚自有中丞司隸以來更互奏內外衆官惟所糾得無內外之限也而結一旦橫控臣臣前所以不羅縷者冀因結奏得從私願也今既所願不從而勅云但為過耳非所不及也以此見原臣忝司直之任宜當正已率人若其有過不敢受原是以申陳其愚司隸與中丞俱共糾皇太子以下則從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也得糾皇太子而不得糾尚書臣

之間塞既所未譬皇太子為在行馬之內邪皇太子
在行馬之內而得糾之尚書在行馬之內而不以糾
無有此理此理灼然而結以此挫臣臣可無恨耳其
於觀聽無乃有怪邪臣識石公前在殿上脫衣為司
隸荀愷所奏先帝不以為非于時莫謂侵官今臣裁
糾尚書而當有罪乎咸累自上稱引故事條理灼然
朝廷無以易之吳郡顧榮常與親故書曰傅長虞為
司隸勁直忠果劾按驚人雖非周才偏亮可貴也元
康四年卒官時年五十六詔贈司隸校尉朝服一具
衣一襲錢二十萬謚曰貞有三子敷晞箕箕長子敷嗣

敷字穎根清靜有道素解屬文除太子舍人轉尚書
郎太傅參軍皆不起永嘉之亂避地會稽元帝引為
鎮東從事中郎素有羸疾頻見敦喻辭不獲免與病
到職數月卒時年四十六晞亦有才思為上虞令甚
有政績卒於司徒西曹屬

祗字子莊父嘏魏太常祗性至孝早知名以才識明
練稱武帝始建東宮起家太子舍人累遷散騎黃門
郎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母憂去職及葬母詔給
太常五等吉凶導從其後諸卿夫人葬給導從自此
始也服終為滎陽太守自魏黃初大水之後河濟汎

國子監刊
蓋及作
乃造沉菜堰至今充豫無水患百姓爲立碑頌焉尋
表兼廷尉遷常侍左軍將軍及帝崩梓宮在殯而太
傅楊駿輔政欲悅衆心議普進封爵祇與駿書曰未
有帝王始崩臣下論功者也駿不從入爲侍中時將
誅駿而駿不之知祇侍駿坐而雲龍門閉內外不通
祇請與尚書武茂聽國家消息揖而下階茂猶坐祇
顧曰君非天子臣邪今內外隔絕不知國家所在何
得安坐茂乃驚起駿既伏誅裴楷息瓚駿之壻也爲
亂兵所害尚書左僕射荀愷與楷不平因奏楷是駿

親收付廷尉祇證楷無罪有詔赦之時又收駿官屬
祇復啓曰昔魯芝爲曹爽司馬斬關出赴爽宣帝義
之尚遷青州刺史駿之僚佐不可加罰詔又赦之祇
多所維正皆如此除河南尹未拜遷司隸校尉以討
楊駿勲當封郡公八千戶固讓減半降封靈川縣公
千八百戶餘二千二百戶封少子暢爲武鄉亭侯又
以本封賜兄子雋爲東明亭侯楚王瑋之矯詔也祇
以聞奏稽留免官暮年遷光祿勲復以公事免氏人
齊萬年舉兵反以祇爲行安西軍司加常侍率安西
將軍夏侯駿討平之遷衛尉以風疾遜位就拜常侍

食卿祿秩賜錢及牀帳等尋加光祿大夫門施行馬
及趙王倫輔政以爲中書監常侍如故以鎮衆心祇
辭之以疾倫遣御史與祇就職王戎陳準等相與言
曰傅公在事吾屬無憂矣其爲物所倚信如此倫篡
又爲右光祿開府加侍中惠帝還宮祇以經受僞職
請退不許初倫之篡也孫秀與義陽王威等十餘人
預撰儀式禪文及倫敗齊王罔收侍中劉逵常侍騶
捷杜育黃門郎陸機右丞周導王尊等付廷尉以禪
文出中書復議處祇罪會赦得原後以禪文章本非
祇所撰於是詔復光祿大夫子宣尚弘農公主尋遷

太子少傅上章遜位還第乃都王頴爲太傅復以
祇爲少傅加侍中懷帝即位遷光祿大夫侍中未拜
加右僕射中書監時太傅東海王越輔政祇既居端
右每宣君臣謙光之道由此上下雍穆祇明達國體
朝廷制度多所經綜歷左光祿開府行太子太傅侍
中如故疾篤遜位不許遷司徒以足疾詔版輿上殿
不拜大將軍荀晞表請遷都使祇出詣河陰修理舟
楫爲水行之備及洛陽陷沒遂共建行臺推祇爲盟
主以司徒持節大都督諸軍事傳檄四方遣子宣將
公主與尚書令和郁赴告方伯徵義兵祇自屯盟津

小城宣弟暢行河陰令以待宣祇以暴疾薨時年六十九祇自以義誠不終力疾手筆勅厲其二子宣暢辭旨深切覽者莫不感激慷慨祇著文章駁論十餘萬言

宣字世弘年六歲喪繼母哭泣如成人中表異之及長好學趙王倫以為相門掾尚書郎太子中舍人遷司徒西曹掾去職累遷為秘書丞驃騎從事中郎惠帝至自長安以宣為左丞不就遷黃門郎懷帝即位轉吏部郎又為御史中丞卒年四十九無子以暢子沖為嗣

暢字世道年五歲父亡見而戲之解暢不以其全環與侍者暢不之情以此賞之年年未弱冠甚有重名以選入侍講東宮為祕書丞守沒於石勒勤以為大將軍右司馬諳識朝儀恒居機密勅甚重之作晉諸公叙譜二十二卷又為公卿故事九卷咸和五年卒子誅過江為交州刺史太子右率

史臣曰武帝鑒觀四方平章百姓永言啓沃任切爭臣傳玄體彊直之姿懷匪躬之操抗辭正色補闕違諤謬當朝不忝其職者矣及乎位居三獨強聲是司遂能使臺閣生風貴戚斂手雖前代鮑葛何以加

之然而惟此褊心之弘雅之度驟聞競爽為物議所
驚惜哉古人取戒於韋玄良有以也長虞風格凝峻
其墜家聲及其納諫汝南獻書臨晉居諒直之地有
其身之明矣傳祇名父之子早樹風猷崎嶇危亂之
朝匡救君臣之際卒能保全祿位可謂有道存焉
賈曰鴻臚真諒實惟朝望志厲彊直性秉夷曠長冥
剛簡無虧風尚子慈方識爰膺交職忠績未申泉途
遠逼

晉書四十七

御撰

列傳第十八

晉書四十八

御撰

向雄

向雄字茂伯河內山陽人也父韶彭城太守雄初仕
郡為主簿事太守王經及經之死也雄哭之盡哀市
人咸為之悲後太守劉毅嘗以非罪答雄及吳奮代
毅為太守又以少譴繫雄於獄司隸鍾會於獄中辟
雄為都官從事會死無人殯斂雄迎喪而葬之文帝
召雄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王經於東市我
不問也今鍾會躬為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
王法何雄曰昔者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

先卜其功罪而後葬之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
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何必使雄
遣生背死以立於時殿下讎枯骨而捐之中野為將
來仁賢之資不亦惜乎帝甚悅與談宴而遣之累遷
黃門侍郎時吳奮劉毅俱為侍中同在門下雄初不
交言武帝聞之勅雄令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乃詣
毅再拜曰向被詔命君臣義絕如何於是即去帝聞
而大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故絕雄曰
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進人若加諸膝
退人若墜諸川劉河內於臣不為戎首亦已幸甚安
復為君臣之好帝後之泰始中累遷秦州刺史假赤
幢曲蓋鼓吹賜錢二十萬咸寧初入為御史中丞遷
侍中又出為征虜將軍大康初為河南尹賜爵關內
侯齊王攸將歸藩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名望
者少齊王卧在京邑所益實深不可不思帝不納雄
固諫忤旨起而徑出遂以憤卒弟匡惠帝世為護軍
將軍

段灼

段灼字休然敦煌人也世為西土著姓果直有才辯
少仕州郡稍遷鄧艾鎮西司馬從艾破蜀有功封關

晉傳十一
內侯累遷議郎武帝即位灼上疏追理艾曰故征西將軍鄧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以艾性剛急矜功伐善而不能協同朋類犯雅俗失君子之心故莫肯理之臣敢昧死言艾所以不反之狀艾本屯田掌犢人宣皇帝拔之於中顯之於宰府之職處內外之官據文武之任所在輒有名績固足以明宣皇帝之知人矣會值征西之役官兵失利刺史王經困於圍城之中當爾之時一州危懼隴右慄慄幾非國家之有也先帝以為深憂重慮思惟可以安

邊殺敵莫賢於艾故授之以兵馬解狄道之圍圍解留屯上邽承官軍大敗之後士卒破膽將吏無氣倉庫空虛器械殫盡艾欲積穀彊兵以待有事是歲少雨又為區種之法手執耒耜率先將士所統萬數而身不離僕虜之勞親執士卒之役故落門段谷之戰能以少擊多摧破彊賊斬首萬計遂委艾以廟勝成圖指授長策艾受命忘身龍驤鱗振前無堅敵蜀地阻險山高谷深而艾步乘不滿二萬束馬懸車自投死地勇氣凌雲將士乘勢故能使劉禪震怖君臣面縛軍不踰時而巴蜀蕩定此艾固足以彰先帝之善

任矣艾功名已成亦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
公復何所求哉艾以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
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事可詳論故
鎮西將軍鍾會有吞天下之心恐艾威名知必不同
因其疑似構成其事艾被詔書即遣彊兵束身就縛
不敢顧望誠自知奉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
誅之後艾叅佐官屬部曲將吏愚戇相聚自共追艾
破壞檻車解其囚執艾在困地是以狼狽失據夫反
非小事若懷惡心即當謀及豪傑然後乃能興動大
衆不聞艾有腹心一人臨死口無惡言獨受腹背之

誅豈不哀哉故見之者垂涕聞之者歎息此賈誼所
以慷慨於漢文天下之事可爲痛哭者良有以也陛
下龍興闡弘大度受誅之家不拘叙用聽艾立後祭
祀不絕昔秦人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
皆爲之立祠天下之人爲艾悼心痛恨亦由是也謂
可聽艾門生故吏收艾尸柩歸葬舊墓還其田宅以
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闔棺定謚死無所恨赦冤
魂於黃泉收信義於後世則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
之臣必投湯火樂爲陛下死矣帝省表甚嘉其意灼
後復陳時宜曰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園圍而攻之有不剋者此天時
不如地利城非不高池非不深穀非不多兵非不利
委而去之此地利不如人和然古之王者非不先推
恩德結固人心人心苟和雖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不
可攻也人心不和雖金城湯池不能守也臣推此以
廣其義舜彈五弦之琴詠南風之詩而天下自理由
堯人可比屋而封也曩者多難姦雄屢起攪亂衆心
刀鋸相乘流死之孤哀聲未絕故臣以為陛下當深
思遠念杜漸防萌彈琴詠詩垂拱而已其要莫若推
恩以協和黎庶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

保妻子是故唐堯以親睦九族為先周文以刑于寡
妻為急明王聖主莫不先親後疏自近及遠臣以為
太宰司徒衛將軍三王宜留洛中鎮守其餘諸王自
州征足任者年十五以上悉遣之國為選中郎傅相
才兼文武以輔佐之聽於其國繕脩兵馬廣布恩信
必撫下猶子愛國如家君臣分定百世不遷連城開
地為晉魯衛所謂磐石之宗天下服其疆矣雖云割
地譬猶囊漏貯中亦一家之有耳若慮後世疆大自
可豫為制度使得推恩以分子弟如此則枝分葉布
稍自削小漸使轉至萬國亦後世之利非所患也昔

在漢世諸呂自疑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諸侯九國之疆故不敢動搖於今之宜諸侯疆大是爲太山之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魏法禁錮諸王親戚隔絕不祥莫大焉間者無故又瓜分天下立五等諸侯上不象賢下不議功而是非雜揉例受茅土似權時之宜非經久之制將遂不改此亦煩擾之人漸亂之階也夫國之興也由於九族親睦黎庶協和其衷在於骨肉疏絕百姓離心故夏邦不安伊尹歸殷殷邦不和呂氏入周殷監在於夏后去事之誠誠來事之鑿也又陳曰昔伐蜀募取涼州兵馬羌胡健兒許以

重報五千餘人隨艾討賊功皆第一而乙亥詔書州郡將督不與中外軍同雖在上功無應封者唯金城太守楊欣所領兵以逼江由之勢得封者三十人自金城以西非在欣部無一人封者苟在中軍之例雖下功必俟如州郡雖下功高不封非所謂近不重施遠不遺恩之謂也臣聞魚懸由於甘餌勇夫死於重報故荆軻慕燕丹之義專諸感闔閭之愛七首振於秦庭吳刀耀於魚腹視死如歸豈不有由也哉夫功名重賞士之所競不平致怨由來久矣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臣以爲此等宜蒙

爵封灼前後陳事輒見省覽然身微宦孤不見進序
乃取長假還鄉里臨去遣息上表曰臣受恩三世剖
符守境試用無績沉伏數年犬馬之力無所復堪陛
下弘廣納之聽採狂夫之言原臣侵官之罪不問干
忤之愆天地恩厚於臣足矣臣聞忠臣之於其君猶
孝子之於其親進則有欣然之慶非貪官也退則有
戚然之憂非懷祿也其意在於不忘光君榮親情所
不能已已者也臣伏自悼私懷至恨生長荒裔而久
在外任自還抱疾未嘗覲見陛下竟不知臣何人此
臣之恨二也遭運會之世值有事之時而不能垂功

名於竹帛此臣之恨二也逮事聖明之君而廷粹羸
劣陳力又不能當歸死於地下此臣之恨三也哀二
親早亡隕兄弟並凋喪孝敬無復施於家門此臣之
恨四也夏之日忽以過冬之夜尋復來人生百歲尚
以爲不足而臣中年嬰災此臣之恨五也慙日月之
所養愧昊蒼而無報此臣之所以懷五恨而歎息臨
歸路而自悼者也語有之曰華言虛也至言實也苦
言藥也甘言疾也臣欲言天下太平而靈龜神狐未
見仙芝萐莆未生麒麟未游乎靈禽之囿鳳皇未儀
於太極之庭此臣之所以不敢華言而爲佞者也昔

漢高祖初定天下于時成卒婁敬上書諫曰陛下取天下不與成周同而欲比隆成周臣竊以爲不侔於是漢祖感悟深納其言賜姓爲劉氏又顧謂陸賈曰爲我著秦所以亡而吾所以得之者賈乃作新語之書述叙前世成敗以爲勸戒又田肯建一言之計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而受千金之賜故世稱漢祖之寬明博納所以能成帝業也今之言世者皆曰堯舜復興天下已太平矣臣獨以爲未亦竊有所勸焉且百王垂制聖賢吐言來事之明鑒也孟子曰堯不能以天下與舜則舜之有天下也天與之也昔舜爲

相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天下諸侯朝覲者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舜曰天也乃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非天所與者也曩昔西有不臣之蜀東有僭號之吳三主鼎足並稱天子魏文帝率萬乘之衆受禪於靡陂而自以德同唐虞以爲漢獻卽是古之堯自謂卽是今之舜乃謂孟軻孫卿不通禪代之變遂作禪代之文刻石垂戒班示天下傳之後世亦安能使將來君子皆曉然心服其義乎然魏文徒希慕堯舜之名推新集之魏欲以同於唐虞之盛忽骨肉之恩忘藩屏之固竟

國子監刊
不能使四海賓服混一皇化而于時群臣莫有諫者
不其過矣哉孫卿曰堯舜禪讓是不然矣天下者至
重也非至彊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辯莫之能分至
衆也非至明莫之能見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
由此言之孫卿孟軻亦各有所不取焉陛下受禪從
東府入西宮兵刃耀天旌旗翳日雖應天順人同符
唐虞然法度損益則亦不異於昔魏文矣故宜資三
至以彊制之而今諸王有立國之名而無襟帶之實
又蜀地有自然之險是歷世姦雄之所闕闕逋逃之
所聚也而無親戚子弟之守此豈深思遠慮杜漸防

萌者乎昔漢文帝據已成之業六合同風天下一家
而賈誼上疏陳當時之勢猶以爲譬如抱火厝於積
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此言誠存不
忘亡安不忘亂者也然臣之悽悽亦竊願居安思危
無曰高高在上常念臨深之義不忘履冰之戒盡除
魏世之弊法綏以新政之大化使萬邦欣欣喜戴洪
惠昆蟲草木咸蒙恩澤朝廷詠康哉之歌山藪無伐
檀之人此固天下所視望者也陛下自初踐祚發無
諱之詔置箴諫之官赫然寵異諤諤之臣以明好直
言之信恐陳事者知直言之不用皆杜口結舌祥瑞

亦曷由來哉臣無陸生之才不在顧問之地蓋聞主
聖臣直義在於有犯無隱臣不惟疏遠未信而言敢
歷論前代隆名之君及亡敗之主廢興所由又博陳
舉賢之路廣開養老之制崇必信之道又張設議者
之難凡五事以聞臣之所言皆直陳古今已行故事
非新聲異端也辭義實淺不足採納然臣私心誠謂
有可發起覺悟遺忘願陛下察臣愚忠愍臣狂直無
使天下以言者爲戒疾痛增篤退念桑梓之詩惟狐
死之義輒取長休歸近墳墓顧瞻宮闕繫情皇極不
勝丹款遣息頴表言其一曰臣聞善有章也著在經

典惡有罰也戒在刑書上自遠古下洎秦漢其明王
霸主及亡國闇君故可得而稱至於忠蹇賢相及佞
諂姦臣亦可得而言故朝有諤諤盡規之臣無不昌
也任用阿諛唯唯之士無不亡也是有國者皆欲求
忠以自輔舉賢以自佐而亡國破家者相繼皆由任
失其入所謂賢者不賢忠者不忠也臣謹言前任賢
所由興任不肖所以亡者堯之末年四凶在朝而不
去八元在家而不舉然致天平地寧四門穆穆其功
固在重華之爲相夏癸放於鳴條商辛梟於牧野此
俱萬乘之主而國滅身擒由不能屬任賢相用婦人

之言荒淫無道肆志沉宴作靡靡之樂長夜之飲於是登糟丘臨酒池觀牛飲望肉林龍逢忠而被害比干諫而剖心天下之所以歸惡者也太甲暴虐顛覆湯之典制於是伊尹放之桐宮而能改悔反善三年而後歸于亳既已放而復還殷道微而復興諸侯咸服號稱太宗實賴阿衡之盡忠也周室既衰諸侯並爭天王微弱政遂陵遲齊桓公濫亂之主耳然所以能九合一匡之功有尊周之名誠管夷吾之力及其死也蟲流出門豈非任豎貂之過乎且一桓公之身得管仲其功如彼用豎貂其亂如此夫榮辱存亡實在所任可不審哉秦本伯翳之後微微小邑至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自穆公至於始皇皆能留心待賢遠求異士招由余於西戎致五殺於宛市取丕豹於晉卿迎蹇叔於宗里由是四方雄俊繼踵而至故能世為疆國吞滅諸侯奄有天下兼稱皇帝由謀臣之助也道化未淳崩於沙丘胡亥乘虐用詐自立不能弘濟統緒克成堂構而乃殘賊仁義毒流黔首故陳勝吳廣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於是趙高逆亂閹樂承指二世窮迫自戮望夷子嬰雖立去帝為王孤危無輔四旬而亡此由邪臣擅命指鹿為

馬所以速秦之禍也秦失其鹿豪桀競逐項羽既得而失之其咎在烹韓生而范增之謀不用假令羽既距項伯之邪說斬沛公於鴻門都咸陽以號令諸侯則天下無敵矣而羽距韓生之忠諫背范增之深計自謂霸王之業已定都彭城還故鄉為書被文繡此蓋世俗兒女之情耳而羽榮之是故五載為漢所擒至死尚不知覺悟乃曰天亡我非戰之罪甚痛矣哉且夫士之歸仁猶水之歸下禽之走曠野故曰為川驅魚者獺也為藪驅雀者鷓也為湯武驅人者桀紂也漢高祖起於布衣提三尺之刃而取天下用六國之資無唐虞之禪豈徒賴良平之奇謀盡英雄之智力而已乎亦由項氏為驅人也子孫承基二百餘年逮成帝委政舅家使權勢外移安昌侯張禹者漢之三公成帝保傅也帝親幸其家拜禹牀下深問天災人事禹當惟大臣之節為社稷深慮忠言嘉謀陳其災患則王氏不得專權寵王莽無緣乘勢位遂託雲龍而登天衢令漢祚中絕也禹佞諂不忠挾懷私計徒低仰於五侯之間苟取容媚而已是以朱雲抗節求尚方斬馬劍欲以斬禹以戒其餘可謂忠矣而成帝尚復不寤乃以為居下訕上延辱保傅罪死無赦

詔御史將雲下欲急烹之雲攀殿折檻幸賴左將軍
辛慶忌叩頭流血以死爭之若不然則雲已摧碎矣
後雖釋檻不脩欲以彰明直臣誠足以為後世之戒
何益於漢室所由亡也哉然世之論者以為亂臣賊
子無道之甚者莫過於莽此亦猶紂之不善不如是
之甚也傳稱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
稱孝朋友歸仁及其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動見
稱述然于時人士詰闕上書薦莽者不可稱紀內外
羣臣莫不歸莽功德遭遇漢室中微國嗣三絕而太
后壽考為之宗主故莽得遂策命孺子而奪其位也

昔湯武之興亦逆取而順守之耳向莽深惟殷周取
守之術崇道德務仁義履信實去華僞施惠天下十
有八年恩足以感百姓義足以結英雄人懷其德豪
傑並用如此宗廟社稷宜未滅也光武雖復賢才大
業詎可冀哉莽即位之後自謂得天人之助以為功
廣三王德茂唐虞乃自驕矜奮其威詐班宣符讖震
暴殘酷窮凶極惡人怨神怒冬雷電以驚其耳目夏
地動以惕其心腹而莽猶不知覺悟方復重行不順
時之令竟連伍之刑佞媚者親幸忠諫者誅夷由是
天下忿憤內外俱發四海分崩城池不守身死於匹

夫之手爲天下笑豈不異哉其所由然者非取之過而守之非道也秦既屠肌六合雲擾劉聖公已立而不辨盆子承之而覆敗公孫述又稱帝於蜀漢如此數子固非所謂應天順人者徒爲光武之驅除者耳夫天下者蓋亦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由此言之主非常人也有德則天下歸之無德則天下叛之故古之明王其勞心遠慮常如臨川無津涯於是法天地象四時隆恩德敬大臣近忠直遠佞人仁孝著乎宮牆弘化洽乎兆庶爲平直如砥矢信義感人神雖有椒房外戚之寵不受其委曲之言雖有近習愛幸之豎不聽其姑息之辭四門穆穆闕而不闔待諫者而無忌恒戰戰慄慄不忘戒懼所以欲永終天祿恐爲將來賢聖之驅除也且臣聞之懼危者常安者也憂亡者恒存者也使夫有國之君能安不忘危則本枝百世長保榮祚名位與天地無窮亦何慮乎爲來者之驅除哉傳有之曰狂夫之言明主察焉其二曰士之立業行非一槩吳起貪官母死不歸殺妻求將不孝之甚然在魏使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曾參閔騫誠孝子也不

能宿夕離其親豈肯出身致死涉危險之地哉今大
晉應期運之所授齊聖美於有虞而吳人不臣稱帝
私附此亦國之羞也陛下誠欲致熊羆之士不二心
之臣使奮威淮浦震服蠻荆者故宜疇咨博采廣開
貢士之路薦巖穴舉賢才徵命考試匪俊莫用今臺
閣選舉徒塞耳目九品訪人唯問中正故據上品者
非公侯之子孫則當塗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則簞門
蓬戶之俊安得不有陸沉者哉其三曰昔田子方養
老馬而窮士知所歸況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
位行天下之大道乎昔明王聖主無不養老老人衆

多未必皆賢不可悉養故父事三老所以明孝宗事
五老所以明敬孟子曰吾老以及人之老吾幼以及
人之幼今天下雖定而華山之陽無放馬之群桃林
之下未有休息之牛故以吳人尚未臣服故也夫饑
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天下元元瞻望新政願陛下
思子方之仁念犬馬之勞思帷蓋之報發仁惠之詔
廣開養老之制其四曰法令賞罰莫大乎信古人有
言人而無信不知其可况有養人以惠使人以義而
可以不信行之哉臣前爲西郡太守被州所下已未
詔書羌胡道遠其但募取樂行不樂勿彊臣被詔書

輒宣恩廣募示以賞信所得人名即條言征西其晉人自可差簡丁彊如法調取至於羌胡非恩意言論則無欲度金城河西者也自往每興軍渡河未曾有變故刺史郭綏勸帥有方深加獎厲要許重報是以所募感恩利賞遂立績效功在第一今州郡督將並已受封羌胡健兒或王或侯不蒙論叙也晉文猶不貪原而失信齊桓不惜地而背盟况聖主乎其五日昔周漢之興樹親建德周因五等之爵漢有河山之誓及其衰也神器奪於重臣國祚移於他人故滅周者秦非姬姓也代漢者魏非劉氏也於今國家大計

使異姓無裂土專封之邑同姓並據有連城之地縱後令諸王後世子孫還自相并蓋亦楚人失繁弱於雲夢尚未爲亡其弓也其於神器不移他族則始祖不遷之廟萬年億兆不改其名矣大晉諸王二十餘人而公侯伯子男五百餘國欲言其國皆小乎則漢祖之起俱無尺土之地況有國者哉將謂大晉世世賢聖而諸侯之胤常不肖邪則放勛欽明而有丹朱瞽叟頑凶而有虞舜天下有事無不由兵而無故多樹兵本廣開亂原臣故曰五等不便也臣以爲可如前表諸王宜大其國增益其兵悉遣守藩使形勢足

國子監刊
以相接則陛下可高枕而卧耳臣以爲諸侯伯子男
名號皆宜改易之使封爵之制祿奉禮秩並同天下
諸侯之例臣聞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也與死人同
病者未嘗生也與亡國同法者未嘗存也况夫巍巍
大業方將登太山禪梁父刻石書勲垂示無窮宜遠
鑒往代興廢深爲嚴防使著事奮筆必有紀焉昔伊
尹耻其君不爲堯舜此臣所以私懷慷慨自忘輕賤
者也灼書奏帝覽而異焉擢爲明威將軍魏興太守
卒于官

閻續

閻續字續伯巴西安漢人也祖圃爲張魯功曹勸魯
降魏封平樂鄉侯父璞嗣爵仕吳至牂牁太守續僑
居河南新安少游英豪多所交結博覽墳典皆通物
理父卒繼母不慈續恭事彌謹而母疾之愈甚乃誣
續盜父時金寶訟于有司遂被清議十餘年續魚然
色孝謹不怠母後意解更移中正乃得復品爲太傅
楊駿舍人轉安復令駿之誅也續棄官歸要駿故主
簿潘岳掾崔基等共葬之基岳畏罪推續爲主墓成
當葬駿從弟模告武陵王澹將表殺造意者衆咸懼
填冢而逃續獨以家財成墓葬駿而去國子祭酒鄒

湛以纘才堪佐著薦於祕書監華嶠嶠曰此職閑廩重貴勢多爭之不暇求其才遂不能用河間王顥引為西戎校尉司馬有功封平樂鄉侯愍懷太子之廢也纘輿棺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寃曰伏見赦文及榜下前太子適手疏以為驚愕自古以來臣子悖逆未有如此之甚也幸賴天慈全其首領臣伏念適生於聖父而至此者由於長養深宮沉淪富貴受饒先帝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下至群吏率取膏粱擊鍾鼎食之家希有寒門儒素如衛綰周文石奮踈廣洗馬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

臣案古典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以此明先王尊令知先賤然後乃貴自頃東宮亦微大盛所以致敗也非但東宮歷觀諸王師友文學皆豪族力能得者率非龔遂王陽能以道訓友無亮直三益之節官以文學為名實不讀書但共解衣好馬縱酒高會嬉遊博奕豈有切磋能相長益臣常恐公族逢陵以此歎息今適可以為戒恐其被斥棄逐遠郊始當悔過無所復及昔戾太子無狀稱兵距命而壺關三老上書有田千秋之言猶曰子弄父兵罪應笞耳漢武感悟之築思子之臺今適無狀言語悖逆受罪之日不敢

失道猶為輕於戾太子尚可禁持重選保傅如司空
張華道德深遠乃心忠誠以為之師光祿大夫劉寔
寒苦自立終始不衰年同呂望經籍不廢以為之保
尚書僕射裴頠明允恭肅體道居正以為之友置游
談文學皆選寒門孤宦以學行自立者及取服勤更
事涉履艱難事君事親名行素聞者使與共處使嚴
御史監護其家絕貴戚子弟輕簿賓客如此左右前
後莫非正人師傅文學可令十日一講使共論議於
前勅使但道古今孝子慈親忠臣事君及思愆改過
之義皆聞善道庶幾可全昔太甲有罪放之三年思
庸克復為殷明王又魏文帝懼於見廢夙夜自祗竟
能自全及至明帝因母得罪廢為平原侯為置家臣
庶子師友文學皆取正人共相匡矯兢兢慎罰事父
以孝父沒事母以謹聞于天下于今稱之漢高皇帝
數置酒於庭欲廢太子後四皓為師子房為傅竟復
成就前事不忘後事之戒孟軻有云孤臣孽子其操
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李斯云慈母多敗子嚴
家無格虜由陛下驕適使至於此庶其受罪以來足
自思改方今天下多虞四夷未寧將伺國隙儲副大
事不宜空虛宜為大計小復停留先加嚴誨依平原

侯故事若不悛改棄之未晚也臣素寒門無力仕宦
不經東宮情不私適念昔楚國處女諫其王曰有龍
無尾言年四十未有太子臣嘗備近職雖未得自結
天日情同闈寺恹恹之誠皆爲國計臣老母見臣爲
表乃爲臣卜卦云書御即死妻子守臣涕泣見止臣
獨以爲頻見拔擢嘗爲近職此恩難忘何以報德唯
當陳誠以死獻忠輒具棺絮伏須刑誅書御不省及
張華遇害賈謐被誅朝野震悚續獨撫華尸慟哭曰
早語君遜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夫過叱賈謐尸
曰小兒亂國之由誅其晚矣皇太孫立續復上疏曰

臣前上書訟太子之狂不見省覽昔壺關三老陳衛
太子之寃而漢武築思子之臺高廟令田千秋上書
不敢正言託以鬼神之教而孝武大感月中三遷位
至丞相乘車入殿號曰車氏恨臣精誠微薄不能有
感竟使太子流離沒命許宮向令陛下即納臣言不
致此禍天贊聖意三公獻謀庶人賜死罪人斯得太
子以明臣恨其晚無所復及詔書慈悼迎喪反葬復
其禮秩誠副衆望不意呂霍之變復生於今日伏見
詔書建立太孫斯誠陛下上順先典以安社稷中慰
慈悼寃魂之痛下令萬國心有所繫追惟庶人所爲

無狀幾傾宗廟賴相國太宰至忠憤發潛謀俱斷奉
贊聖意以成神武雖周誅二叔漢掃諸呂未足以喻
臣願陛下因此大更釐改以爲永制禮置太子居以
士禮與國人齒爲置官屬皆如朋友不爲純臣旣使
上厭至望以崇孝道又令不相嚴憚易相規正昔漢
武旣信奸讒危害太子復用望氣之言欲盡誅詔獄
中囚邴吉以皇孫在焉閉門距命後遂擁護皇孫督
罰乳母卒至成人立爲孝宣皇帝苟志於忠無往不
可歷觀古人雖不避死亦由世教寬以成節古雖距
詔書事在於忠故宥而不責自晉興已來用法太嚴
遲速之間輒加誅斬一身伏法猶可彊爲今世之誅
動輒滅門昔呂后臨朝肆意無道周昌相趙三召其
王而昌不遣先徵昌入乃後召王此由漢制本寬得
使爲快假令如今呂后必謂昌已反夷其三族則誰
敢復爲殺身成義者哉此法宜改可使經遠又漢初
廢趙王張敖其臣貫高謀弒高祖高祖不誅以明臣
道田叔孟舒十人爲奴髡鉗隨王隱親侍養故令平
安向使晉法得容爲義東宮之臣得如周昌固護大
子得如邴吉距詔不坐伏死諫爭則聖意必變太子
以安如田叔子孟舒侍從不罪者則隱親左右姦凶毒

藥魚緣得設太子不天也臣每責東宮臣故無侍從者後聞頗有於道路望車拜辭而有司收付洛陽獄奏科其罪然臣故莫從良有以也又本置三率盛其兵馬所以宿衛防虞而使者卒至莫有警嚴覆請審者此由恐畏滅族今皇孫冲幼去事多故若有不虞彊臣專制姦邪矯詐雖有相國保訓東宮擁佑之恩同於柳吉適可使王體安全宜開來防可著于令自今已後諸有廢興倉卒群臣皆得輒嚴須錄詣殿前面受口詔然後為信得同周昌不遣王節下聽臣子隱親得如田叔孟舒不加罪責則永固儲副以安後

嗣之遠慮也來事難知往事可改臣前每見詹事裴權用心懇惻舍人秦戢數上䟽啓諫而爰倩贈以九列權有忠意獨不蒙賞謂宜依倩為比以寵其魂推尋表䟽如秦戢輩及司隸所奏諸敢拜辭於道路者明詔稱揚使微異於衆以勸為善以獎將來也續又陳今相國雖以保傅東宮保其安危至於旦夕訓誨輔導出入動靜劬勞宜選寒苦之士忠貞清正老而不衰如城門校尉梁柳白衣南安朱冲比者以為師傳其侍臣以下文武將吏且勿復取盛戚豪門子弟若吳太妃家室及賈郭之黨如此之輩生而富溢魚

念脩已率多輕薄浮華相驅放縱皆非所補益於吾
少主者也皆可擇寒門篤行學問素士更履險易節
義足稱者以備群臣可輕其禮儀使與古同於相切
磋為益昔魏文帝之在東宮徐幹劉楨為友文學相
接之道並如氣類矣太子登顧譚為友諸葛恪為賓
卧同床帳行則參乘交如布衣相呼以字此則近代
之明比也天子之子不患不富貴不患人不敬畏患
於驕盈不聞其過不知稼穡之艱難耳至於甚者乃
不知名六畜可不勉哉昔周公親撻伯禽曹叅答宦
二百聖考慈父皆不傷息今不忍小相維持令至闕

失頓相罪責不亦誤哉在禮太子朝夕視膳昏定
省跪問安否於情得盡五日一朝於敬既簡於恩亦
踈易致構間故曰一朝不朝其間容刀五日之制起
漢高祖身為天子父猶庶人萬機事多故闕私敬耳
今主上臨朝太子無事專主孝養宜改此俗文王世
子篇曰王季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安有逸豫五
日一覲哉續又陳今迎太子神柩孤魂獨行太孫幼
冲不可涉道謂可遣妃奉迎遠路令其父衍隨行衛
護皇太子初見誣陷臣家門無祐三世假親具嘗辛
苦以家觀國固知太子有變臣故求副監國欲依邴

吉故事趾違來使供養擁護身親飲食醫藥與足救危主者以臣名資輕淺不肯見與世人見笑謂爲此職進退難居有必死憂臣獨以爲苟全儲君賈氏所誅甘心所願今監國御史直副皆當三族侍衛無狀實自宜然臣謂其小人不足具責故孔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是以聖王慎選故河南尹向雄昔能犯難葬故將鍾會文帝嘉之始拔顯用至於先帝以爲右率如間之事若得向雄之比則豈可觸哉此二使者但爲愚怯亦非與謀但可誅身自全三族如郭俶郭斌則於刑爲當又東宮亦宜妙選

忠直亮正如向雄比陛下千秋萬歲之後太孫幼冲選置兵衛宜得柱石之士如周昌者世俗淺薄士無廉節賈謐小兒恃寵恣睢而淺中弱植之徒更相翕習故世號魯公二十四友又謐前見臣表理太子曰閭兒作此爲健然觀其意欲與諸司馬家同皆爲臣寒心伏見詔書稱明滿奮樂廣侍郎賈胤與謐親理而亦疏遠徃免父喪之後停家五年雖爲小屈有識貴之潘岳繆微等皆謐父黨共相沉浮人士羞之聞其晏然莫不爲怪今詔書暴揚其罪並皆遣出百姓咸云清當臣獨謂非但岳微二十四人宜皆齊黜以

肅風教朝廷善其忠烈擢爲漢中太守趙王倫死既
葬續以車轢其冢時張華兄子景後徙漢中續又表
宜還續不護細行而慷慨好大節卒於官時年五十
九續五子皆開朗有才力長子亨爲遼西太守屬王
浚自用其人亨不得之官依青州刺史苟晞刑政苛
虐亨數切諫爲晞所害意於典詰曰晞來同省爲用
史臣曰愍懷之廢也天下稱其寃然皆懼亂政之叅
夷懾淫嬖之凶忍遂使謀臣懷忠而結舌義士蓄憤
而吞聲閹續伯官既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輕生
重義視死如歸伏奏而待嚴誅輿棺以趨鼎鑊察言
觀行豈非忠且壯乎顧視晉朝公卿曾不得與其徒
隸齒也茂伯篤終哭王經以全節休然追遠埋鄧艾
以成名故得義感明時仁流枯骨雖朱勅追論新樂
布奏事彭王弗之尚也

贊曰感義收會篤終埋艾道旣相侔名亦俱泰續如
區區輿櫬陳暮偪茲淫嬖弗遂良圖嘖其泣矣何嗟
及乎

列傳第十八

晉書四十八

順治十六年刊

晉書卷之八

五

晉書四十八

晉書四十八

晉書四十八

晉書四十八

晉書四十八

晉書四十八

晉書四十八

晉書四十八

晉書四十八

晉書四十八

晉書四十八

晉書四十八

晉書四十八

晉書四十八

晉書四十八

晉書四十八

晉書四十八

晉書四十八

晉書四十八

晉書四十八

晉書四十八

順治己亥年四

詞國典則刺暮齒茲茲對月十八日較閱

晉曰淑美外會蕭絲世艾首潤財朱公謨

亦美事流王

...

...

...

列傳第十九

晉書四十九

御撰

阮籍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於

世籍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

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

日忘歸博覽群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

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嘆服

之以為勝已由是咸共稱異籍嘗隨叔父至東郡交

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開一言自以不能測

太尉蔣濟聞其有雋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曰伏

嘉靖戊午年

...

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英豪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掾屬辟書始下而下走為首昔子夏在於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處於黍谷之陰而昭王倍乘夫布衣常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為道存也今籍無鄒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擇無以稱當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餘稅負薪疲病足力不彊補吏之召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喻之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為尚書郎少時又以病免及曹爽輔政召為叅軍籍因以疾辭屏於田里歲餘而爽誅時人服其遠識宣帝為太傅命籍為從事中郎及帝崩復為景帝大司馬從事中郎高貴鄉公即位封關内侯徙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及文帝輔政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游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輒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帝引

為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為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籍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恒游府內朝宴必與焉會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為其辭籍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按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按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為時所重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減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肫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致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嘯畢便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為禮籍既不哭君何為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時人歎為兩得籍又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齋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讎而帝每保護之籍嫂嘗歸寧籍

國子監刊
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設邪鄰家少婦有
美色當鑪沽酒籍嘗詣飲醉便卧其側籍既不自嫌
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
識其父兄徃徃哭之盡哀而還其外坦蕩而內淳至
皆此類也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
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
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歎於是賦豪傑詩景元四
年冬卒時年五十四籍能屬文初不留思作詠懷詩
八十餘篇爲世所重著達莊論叙無爲之貴文多不
錄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栖神道氣

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
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
其略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脩惟禮是克手執圭
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
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群
蟲之處禪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兆也行
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禪襠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
丘火流焦邑滅都群蟲處於禪中而不能出也君子
之處域內何異夫蟲之處禪中乎此亦籍之曾懷本
趣也子渾字長成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

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太康中爲太子庶子
咸字仲容父熙武都太守咸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
竹林之游當世禮法者譏其所爲咸與籍居道南諸
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
服皆錦綺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
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歷仕散騎侍郎山濤舉咸
典選曰阮咸貞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若在
官人之職必絕於時武帝以咸耽酒浮虛遂不用太
原郭奕高爽有識量知名於時少所推先見咸心醉
不覺歎焉而居母喪縱情越禮素幸姑之婢姑當歸

于夫家初云留婢旣而自從去時方有客咸聞之遽
借客馬追婢旣及與婢累騎而還論者甚非之咸妙
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不交人事惟共親知弦歌
酣宴而已與從子脩特相善每以得意爲歡諸阮皆
飲酒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杯觴斟酌以大盆盛
酒圓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群豕來飲其酒咸直接
去其上便共飲之群從昆弟莫不以放達爲行籍弗
之許荀勗每與咸論音律自以爲遠不及也疾之出
補始平太守以壽終二子瞻孚

瞻字千里性清虛寡欲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

默識其要遇理而辯辭不足而旨有餘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之神氣冲和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由是識者歎其恬澹不可榮辱矣與止灼然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太尉王衍亦雅重之瞻常群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衆人競趨之瞻獨逡巡在後須飲者畢乃進其夷退無競如此東海王越鎮許昌以瞻為記室叅軍與王承謝鯤鄧攸俱在越府越與瞻等書曰禮年八

歲出就外傳明始可以加師訓之則十年曰幼學明可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深是以閑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小兒毗既無令淑之質不聞道德之風望諸君時以閑豫周旋誨接永嘉中為太子舍人瞻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可以辯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詰瞻寒温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辯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為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大惡後歲餘病卒

於倉垣時年三十
孚字遙集其母即胡婢也孚之初生其姑取王延壽
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而以字焉初辟太
傅府遷騎兵屬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安東參軍蓬髮
飲酒不以王務嬰心時帝既用申韓以救世而孚之
徒未能棄也雖然不以事任處之轉丞相從事中郎
終日酣縱恒爲有司所按帝每優容之琅邪王裒爲
車騎將軍鎮廣陵高選綱佐以孚爲長史帝謂曰卿
既統軍府郊壘多事宜節飲也孚荅曰陛下不以臣
不才委之以戎旅之重臣僂俛從事不敢有言者竊

以今王莅鎮威風赫然白澤遐被賊寇斂迹氛祲既
澄日月自朗臣亦何可燭火不息正應端拱嘯詠以
樂當年耳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嘗以金貂換酒復
爲所司彈劾帝宥之轉太子中庶子左衛率領屯騎
校尉明帝即位遷侍中從平王敦賜爵南安縣侯轉
吏部尚書領東海王帥稱疾不拜詔就家用之尚書
令郗鑒以爲非禮帝曰就用之誠不快不爾便廢才
及帝疾大漸温嶠入受顧命過孚要與同行升車乃
告之曰主上遂大漸江左危弱實資群賢共康世務
卿時望所歸今欲屈卿同受顧託孚不荅固求下車

嶠不許垂至臺門告嶠內迫求暫下便徒步還家初
祖約性好財乎性好殺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
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簾以著背後
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屐因自嘆
曰未知一生當着幾量屐神色甚閑暢於是勝負始
分咸和初拜丹陽尹時太后臨朝政出舅族乎謂所
親曰今江東雖累世而年數實淺主幼時艱運終百
六而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將兆亂矣會廣
州刺史劉顛卒遂苦求出王導等以乎踈故非京尹
才乃除都督交廣寧三州軍事鎮南將軍領平越中

卽將廣州刺史假節未至鎮卒年四十九尋而蘇峻
作逆識者以為知幾無子從孫廣嗣

脩字宣子好易老善清言嘗有論鬼神有無者皆以
人死者有鬼脩獨以為無曰今見鬼者云看生時衣
服若人死有鬼衣服有鬼邪論者服焉後遂伐社樹
或止之脩曰若社而為樹伐樹則社移樹而為社伐
樹則社亡矣性簡任不脩人事絕不喜見俗人遇便
舍去意有所思率爾褰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
然相對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
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與兄弟

同志常自得於林阜之間王衍當時談宗自以論易
略盡然有所未了研之終莫悟每云不知比沒當見
能通之者不衍族子敦謂衍曰阮宣子可與言行曰
吾亦聞之但未知其疊疊之處定何如耳及與脩談
言寡而旨暢衍乃歎服焉梁國張偉志趣不常自隱
於屠釣脩愛其才美而知其不真偉後為黃門即陳
留內史果以世事受累脩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
敦等歛錢為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
脩所著述甚寡嘗作大鵬贊曰蒼蒼大鵬誕自北溟
假精靈鱗神化以生如雲之翼如山之形海運水擊

扶搖上征翕然增舉背負不清志存天地不屑雷霆
鸞鳩仰笑尺鷃所輕超世高逝莫知其情王敦時為
鴻臚卿謂脩曰卿常無食鴻臚丞差有祿能作不脩
曰亦復可爾耳遂為之轉太傅行參軍太子洗馬避
亂南行至西陽期思縣為賊所害時年四十二

放字思度相略齊郡太守父顯淮南內史放少與字
並知名中興除太學博士太子中舍人庶子時雖戎
車屢駕而放侍太子常說老莊不及軍國明帝甚友
愛之轉黃門侍郎遷吏部郎在銓管之任甚有稱績
時成帝幼冲庾氏執政放遂為交州乃除置交州軍

事揚威將軍交州刺史行遷寧浦登南侯將軍高貴乎
梁頌自交州還放詔慶請寧侯兵殺之嘗乘擊放敗
走保簡陽城得免到州少時暴發渴見寶為喜遂卒
朝廷甚悼惜之年四十四追贈廷尉放素知名而性
清約不營產業為吏部郎不免饑寒王導居亮以其
名士常供給衣食子晞之南頓太守

裕字思曠宏遠不及放而以德業知名弱冠辟太宰
掾大將軍王敦命為主簿甚被知遇裕以敦有不臣
之心乃終日酣觴以酒廢職敦謂裕非當世實才徒
有虛譽而已出為深陽令復以公事免官由是得免

敦難論者以此之咸和初除尚書郎時事故之備
公私弛廢裕遂之職還家居會稽剡縣司徒王導引
為從事中郎因不就朝廷將欲徵之裕知不得已
乃求為正舒撫田長史舒薨除吏部郎不就即家拜
臨海太守少時去職司空郗鑒請為長史詔徵秘書
監皆以疾辭復除東陽太守尋徵侍中不就還剡山
有肥遁之志有以問王羲之羲之曰此公近不驚寵
辱雖古之沉冥何以過此又云裕骨氣不及逸少簡
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殷浩而兼有
諸人之美成帝崩裕赴山陵事畢便還諸人相與追

之裕亦審時流必當逐已而疾去至方山不相及劉
愜歎曰我入東正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後近思贍
傍裕雖不博學論難甚精嘗問謝萬云未見四本論
君試為言之萬叙說既畢裕以傳燈為長於是構辭
數百言精義入微聞者皆嗟味之裕嘗以人不須廣
學正應以禮讓為先故終日靜默無所脩綜而物自
宗焉在剡曾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墓母意欲借而
不敢言後裕聞之乃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
以車為遂命焚之在東山久之復徵散騎常侍領國
子祭酒俄而後以公何金紫光祿大夫領琅邪王師

年敦逼並無所就御史中丞周閔奏裕及謝安違詔
累載並應有罪禁錮終身詔書貫之或問裕曰子屢
辭徵聘而幸二郡何邪裕曰雖屢辭王命非敢為高
也吾少無宦情兼拙於人間既不能躬耕自活必有
所資故曲躬二郡豈以騁能私計故耳年六十三卒
三子傭寧普傭早卒寧鄱陽太守普驃騎諮議參軍
傭子歆之中領軍寧子腆祕書監腆弟萬齡及歆之
子弥之元熙中並列顯位

嵇康

嵇康字叔夜譙國鉅人也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

避怨徙焉銓有嵇山家于其側因而命氏兄喜有當
世才歷太僕宗正康早孤有竒才遠邁不群身長七
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
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慾含垢匿瑕寬簡有
大量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老莊與魏宗室
婚拜中散大夫常脩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
於懷以為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導養得
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又以為君子
無私其論曰夫稱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違
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於矜尚

體亮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
名教而自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
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
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為主以通物為美言小人
則以匿情為非以違道為闕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
至惡虛心無措君子之篤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無
身吾又何患無以生為貴者是賢於貴生也由斯而
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故曰君子行道忘
其為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賢也不察於有度而後
行也任心無邪不議於善而後正也顯情無措不論

於是而後爲也是故傲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任心而心與善遇儻然無措而事與是俱也其略如此蓋其胸懷所寄以高契難期每思郢質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爲竹林之游世所謂竹林七賢也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康嘗採藥游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時有樵蘇者遇之咸謂神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康遂從之游登沈默自守無所言說康臨去登曰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即

自服半餘半與康皆疑而爲石又於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取輒不復見烈乃歎曰叔夜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其神心所感每遇幽逸如此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絕曰聞足下欲以吾自代雖事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也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故爲足下陳其可不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爲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

知堯舜之居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意氣所先亦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感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加少孤露母兄驕恣不涉經學又讀老莊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頽任逸之情轉篤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惟飲酒過差耳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仇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以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物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又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長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彊幼安以鄉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自卜已審若道盡塗殫則已耳足下無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

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况復多疾顧此
恨恨如何可言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
奮叙離闕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意畢矣
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
時為權益一旦迫之必發狂疾自非重讎不至此也
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此書既行知其不可羈屈也
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圍之每
夏月居其上以鍛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
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後安為兄所枉訴以事繫獄
辭相證引遂復收康康性慎言行一旦縲紲乃作幽

憤詩曰嗟余薄祐少遭不造哀熒靡識越在襁緥毋
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好不訓不師爰及冠帶憑
寵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託好莊老賤物貴身志
在守樸養素全真曰予不敏好善聞人于王之敗屢
增惟塵大人含弘藏垢懷耻人之多僻政不由已惟
此褊心顯明藏否感悟思愆恒若創痛欲寡其過謗
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慙柳惠今愧孫登內
負宿心外惡良朋仰慕嚴鄭樂道閑居與世無營神
氣晏如咨予不淑嬰累多虞匪降自天寔由頑疎理
弊患結卒致囹圄對荅鄙訊繫此幽阻實耻訟寃時

不我與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澡身滄浪曷云能補雍
雍鳴鴈厲翼北游順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憤歎曾
莫能疇事與願違邁茲淹留窮達有命亦又何求古
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石周慎安
親保榮世務紛紜祇攬余情安樂必誠乃終利貞煌
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爲有志不就懲難思復心
焉內疚庶勗將來無馨無臭採薇山阿散髮嘯岫永
嘯長吟願神養壽初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
之下以自贍給潁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
往造焉康不爲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

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
去會以此憾之及是言於文帝曰嵇康卧龍也不可
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爲慮耳因譖康欲助毋丘倫
賴山濤不聽昔齊戮華士魯誅少正卯誠以害時亂
教故聖賢去之康安等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帝王者
所不宜容宜因釁除之以淳風俗帝旣昵聽信會遂
并害之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爲師弗許
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
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海內之
士莫不痛之帝尋悟而恨焉初康嘗游乎洛西暮宿

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
共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爲廣陵散聲調
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康善談
理又能屬文其高情遠趣率然玄遠揆上古以來高
士爲之傳贊欲友其人於千載也又作太師箴亦足
以明帝王之道焉復作聲無哀樂論甚有條理子紹
別有傳

向秀

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也清悟有遠識少爲山濤所
知雅好老莊之學莊周著內外數十篇歷世才士雖

有觀者莫適論其旨統也秀乃爲之隱解發明竒起
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惠帝
之世郭象又述而廣之儒墨之迹見鄙道家之言遂
盛焉始秀欲注嵇康曰此書詎復須注正是妨人作
樂耳及成示康曰殊復勝不又與康論養生辭難往
復盖欲發康高致也康善鍛秀爲之佐相對欣然傍
若無人又共呂安灌園於山陽康既被誅秀應本郡
計入洛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
爲巢許猶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帝甚悅秀乃
自此役作思舊賦云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

並有不羈之才嵇意遠而踈呂心曠而放其後並以
事見法嵇博綜伎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
影索琴而彈之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日薄虞泉
寒冰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曩昔游宴
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曰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
以北徂濟黃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瞻曠野之
蕭條兮自余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迹兮歷窮巷之
空廬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追昔以懷今
兮心徘徊以躊躇棟宇在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如
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兮
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聽
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佇駕言其將邁兮故
援翰以寫心後為散騎侍郎轉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在朝不任職容迹而已卒於位二子純悌

劉伶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身長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
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為心澹默少言不妄交游與
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初不以家產有
無介意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
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捐

酒毀噐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
伶白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
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
五斗解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御肉隗然後
醉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
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伶雖陶兀昏放而機
應不差未嘗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其辭曰有
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扃牖
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慢天席地縱意所
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

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
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
捧甕承槽銜盃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
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恍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
熟視不睹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
俯觀萬物擾擾焉若江海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
螺贏之與螟蛉嘗為建威參軍泰始初對策盛言無
為之化時輩皆以高第得調伶獨以無用罷竟以壽終

謝鯤

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也祖績典農中郎將父衡

以儒素顯仕至國子祭酒鯤少知名通簡有高識不脩威儀好老易能歌善鼓琴主衍嵇紹並竒之永興中長沙王乂入輔政時有疾鯤者言其將出奔乂欲鞭之鯤解衣就罰曾無忤容既舍之又無喜色太傅東海王越聞其名辟為掾任達不拘尋坐家僮取官橐除名于時名士王玄阮脩之徒並以鯤初登宰府便至黜辱為之歎恨鯤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莫不服其遠暢而恬於榮辱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為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與折齒鯤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越尋

更辟之轉叅軍事鯤以時方多故乃謝病去職避于豫章嘗行經空亭中夜宿此亭舊每殺人將曉有黃衣人呼鯤字令開戶鯤憺然無懼色便於窓中度手牽之縋斷視之鹿也尋血獲焉爾後此亭無復妖怪左將軍王敦引為長史以討杜弼功封咸亭侯母憂去職服闋遷敦大將軍長史時王澄在敦坐見鯤談話無勑惟歎謝長史可與言都不眴敦其為人所慕如此鯤不徇功名無砥礪行居身於可否之間雖自處若穢而動不累高敦有不臣之迹顯於朝野鯤知不可以道匡弼乃優游寄遇不屑政事從容諷議

卒歲而已每與畢卓王尼阮放羊曼桓彝阮孚等縱酒敦以其名高雅相賓禮嘗使至都明帝在東宮見之甚相親重問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荅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鯤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温嶠嘗謂鯤子尚曰尊大君豈惟識量淹遠至於神鑒沈深雖諸葛瑾之喻孫權不過也及敦將為逆謂鯤曰劉隗奸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匡主濟時何如對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也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理出鯤為豫章太守又留不遣藉其才望逼與俱下敦至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為盛德事矣

鯤曰何為其然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初敦謂鯤曰吾當以周伯仁為尚書令戴若思為僕射及至都復曰近來人情何如鯤對曰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周顛戴若思南北人士之望明公舉而用之群情怙然矣是日敦遣兵收周戴而鯤弗知敦怒曰君龕踈邪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矣鯤與顛素相親重聞之愕然若喪諸已參軍王嶠以敦誅顛諫之甚切敦大怒命斬嶠時人士畏懼莫敢言者鯤曰明公舉大事不戮一人嶠以獻替忤旨便以釁鼓不亦過乎敦乃止敦既誅害忠賢而

稱疾不朝將還武昌鯤喻敦曰公大存社稷建不世之勲然天下之心實有未達若能朝天子使君臣釋然萬物之心於是乃服杖衆望以順群情盡冲退以奉主上如斯則勲侔一匡名垂千載矣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虞矣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於時竟不朝而去是時朝望被害皆爲其憂而鯤推理安常時進正言敦既不能用內亦不悅軍還使之郡莅政清肅百姓愛之尋卒官時年四十三敦死後追贈太常諡曰康子尚嗣別有傳

胡毋輔之

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牟高人也高祖班漢執金吾父原練習兵馬山濤稱其才堪邊任舉爲太尉長史終河南令輔之少擅高名有知人之鑒性嗜酒任縱不拘小節與王澄王敦俱爲太尉王衍所昵號曰四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錘木屑雲霧不絕誠爲後進領袖也辟別駕太尉掾並不就以家貧未試守學自公始節酒自厲其有能名遷尚書郎豫討齊王冏賜爵陰平男累轉司徒左長史復求外出爲建武將軍祭安太守與郡人光逸書交謝歎不

視郡事成都王穎為太弟之弟為中庶子遂與穎王
登阮脩王尼畢卓俱為放達嘗過河南門飲河南
騶王子博箕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空也
惟不之吾事則已安復為人使輔之因就與語歎曰
吾不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廣召見甚悅之擢為功
曹其甄拔人物若此東海王越聞輔之名引為從事
中即復補振威將軍陳留太守王彌經其郡輔之不
能討坐免官尋除寧遠將軍揚州刺史不之職越復
以為右司馬本州大中正越薨避亂渡江元帝以為
安東將軍諮議祭酒遷揚武將軍湘州刺史假節

州未幾卒時年四十九子謙之

謙之字子光才學不及父而傲縱過之至酣醉常呼
其父字輔之亦不以介意談者以為狂輔之正酣飲
謙之闕而厲聲曰彥國年老不得為爾將令我尻背
東壁輔之歡笑呼入與共飲其所為如此年未三十卒

畢卓

畢卓字茂世新蔡鮑陽人也父諶中書郎卓少希放
達為胡毋輔之所知太興末為吏部郎常飲酒廢職
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為掌酒者
所縛明日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

宴於甕側致醉而去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及過江爲溫嶠平南長史卒官

王尼

王尼字孝孫城陽人也或云河內人本兵家子寓居洛陽卓犖不羈初爲護軍府軍士胡毋輔之與琅邪王澄北地傅暢中山劉輿潁川荀邃河東裴遐迭屬河南功曹甄述及洛陽令曹攄請解之攄等以制旨所及不敢輔之等齎羊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歎曰諸名士持羊酒來將有以也尼時以給

府養馬輔之等入遂坐馬廐下與尼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卽與尼長假因免爲兵東嬴公騰辟爲車騎府舍人不就時尚書何綏奢侈過度尼謂人曰綏居亂世矜豪乃爾將死不久人曰伯蔚聞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語已死矣未幾綏果爲東海王越所殺初入洛尼詣越不拜越問其故尼曰公無宰相之能是以不拜因數之言甚切又云公負尼物越大驚曰寧有是也尼曰昔楚人亡布謂令尹盜之今尼屋舍資財悉爲公軍人所略尼今飢凍是亦明公之負也越大笑卽賜絹五十疋諸

貴人聞競往餉之洛陽陷避亂江夏時王澄為荊州
 刺史遇之甚厚尼早喪婦有一子無居宅惟畜露車
 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歎曰滄
 海橫流處不安也俄而澄卒荆土饑荒尼不得食乃
 殺牛壞車煮肉噉之既盡父子俱餓死

羊曼

羊曼字祖延太傅祐兄孫也父暨陽平太守曼少知
 名本州禮命太傅辟皆不就避難渡江元帝以為鎮
 東參軍轉丞相主簿委以機密歷黃門侍郎尚書吏
 部郎晉陵太守以公事免曼任達顏縱好飲酒温嶠

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並為中興名士時州里稱
 陳留阮放為宏伯高平郗鑒為方伯泰山胡毋輔之
 為達伯濟陰卞壺為裁伯陳留蔡謨為朗伯阮孚為
 誕伯高平劉綏為委伯而曼為黠伯凡八人號兗州
 八伯蓋擬古之八雋也王敦既與朝廷乖貳羈錄朝
 士曼為右長史曼知敦不臣終日酣醉諷議而已敦
 以其士望厚加禮遇不委以事故得不涉其難敦敗
 代阮孚為丹陽尹時朝士過江初拜官相飾供饌曼
 拜丹陽客來早者得佳設日晏則漸罄不復及精隨
 客早晚而不問貴賤有羊固拜臨海太守竟日皆美

雖晚至者猶獲盛饌論者以固之豐腆乃不如曼之
真率蘇峻作亂加前將軍率文武守雲龍門王師不
振或勸曼避峻曼曰朝廷破敗吾安所求生勒衆不
動爲峻所害年五十五峻平追贈太常子賁嗣少知
名尚明帝女南郡悼公主除祕書郎早卒弟聃

聃字彭祖少不經學時論皆鄙其凡庸先是兖州有
八伯之號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陳留江泉以能食
爲穀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爲笨伯散騎郎高平
張嶷以狡妄爲猾伯而聃以狠戾爲瑣伯蓋擬古之
四凶聃初辟元帝丞相府累遷廬陵太守剛克麤暴

恃國戚縱恣尤甚睚眦之嫌輒加刑殺疑郡人簡良
等爲賊殺二百餘人誅及嬰孩所髡鑿復百餘庾亮
執之歸于京都有司奏聃罪當死以景獻皇后是其
祖姑應八議成帝詔曰此事古今所無何八議之有
猶未忍肆之帝朝其賜命獄所兄子賁尚公主自表
求解婚詔曰罪不相及古今之令典也聃雖極法於
賁何有其特不聽離婚琅邪太妃山氏聃之甥也入
殿叩頭請命王導又啓聃罪不容恕宜極重法山太
妃憂戚成疾陛下罔極之恩宜蒙生全之宥於是詔
下曰太妃惟此一舅發言摧咽乃至吐血情慮深重

朕往丁荼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於慈親若不堪難
忍之痛以致頓弊朕亦何顏以寄今便原聃生命以
慰太妃渭陽之思於是除名頃之遇疾恒見簡良等
為崇旬日而死

光逸

光逸字孟祖樂安人也初為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
客冒寒舉體凍濕還遇令不在逸解衣炙之入令被
中卧令還大怒將加嚴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
代若不暫溫勢必凍死柰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君
子仁愛必不爾也故寢而不疑令竒而釋之後為門

亭長迎新令至京師胡毋輔之與荀邃共詣令家望
見逸謂邃曰彼似竒才便呼上車與談良久果俊器
令怪客不入吏白與光逸語令大怒除逸名斥遣之
後舉孝廉為州從事棄官投輔之輔之時為大傅越
從事中郎薦逸於越越以門寒而不召越後因閑宴
責輔之無所舉薦輔之曰前舉光逸公以非世家不
召非不舉也越即辟焉書到郡縣皆以為誤審知是
逸乃備禮遣之尋以世難避亂渡江復依輔之初至
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
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

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
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捨晝夜時
人謂之八達元帝以逸補軍諮祭酒中興建為給事
中卒官奉山越明報恩高陸德烈皆人為之立碑
史臣曰夫學非常道則物靡不通理有忘言則在情
斯遣其進也撫俗同塵不居名利其退也餐和履順
以保天真若乃一其本源體無為之用分其華葉開
寓言之道是以伯陽垂範鳴謙置式欲崇諸已先下
於人猶大樂無聲而蹠鸞斯應者也莊生放達其旨
而馳辯無窮棄彼榮華則俯輕爵位懷其道術則顧

蔑王公舐痔無車鳴鳶吞腐以茲自口於馬翫物殊
異虛舟有同攘臂嵇阮竹林之會劉畢芳樽之友馳
騁莊門排登李室若夫儀天布憲百官從軌經禮之
外棄而不存是以帝堯縱許由於埃埴之表光武舍
子陵於潺湲之瀨松蘿低舉用以優賢蠟水澄華茲
馬賜隱臣行厥志主有嘉名至於嵇康遺巨源之書
阮氏創先生之傳軍諮散髮吏部盜樽豈以世疾名
流茲焉自垢臨鍛竈而不迴登廣武而長嘆則嵇琴
絕響阮氣徒存通其旁徑必彫風俗召以效官居然
尸素軌躅之外或有可觀者焉咸能符契情靈各敦

終始愴神交於晚笛或相思而動駕史臣是以拾其遺事附于篇云

贊曰老篇爰植孔教提衡各存其趣道貴無名相彼非禮遵乎達生秋水揚波春雲斂映旨酒厥德憑虛其性不翫斯風誰虧王政

列傳第十九終車即蓋亦晉書四十九

